

炮车隆隆向南

■谢冕

名家近作

百斛之鼎，笔力独扛

那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热，太阳如火球，照着这座南中国海滨城市。1949年8月17日清晨，枪声稀疏之后，进城的解放军指战员快步跑过我家门后的山道。那一年我17岁，刚上完高中一年级。我走上街头，大街两旁整齐地躺满和衣而卧的长途奔袭和激战之后的士兵。他们解放了一座城市，却在和衣睡在街头。火一般的太阳晒着，他们的军装上混合着汗水、泥垢甚至还有血迹，他们沉沉地在路边睡着了，听不到欢呼胜利的声音，也听不到获得解放的民众的称赞和感谢。

这种情景我从未见过。我见过旧社会的军阀和国民党军队，但他们不睡街头。这露宿街头的场面使我受到震撼。福州解放后，部队没有停留，他们继续向南，福州之后是厦门。新中国在向我们招手！我听到理想召唤的声音。我不想再忍受每年、每学期艰难筹集学费的悲苦，我也不愿重复毕业即失业的老路，我要寻找光明新生之路。也是这一年，我在《星闻日报》上发表了向家乡和亲人告别的文字：新中国在向我们招手，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！

炮车隆隆向南，步兵拥着炮车跑步向南。南国的雨季，泥泞的公路，卡车和炮车轮胎卷起的泥浆溅满我不合身的军衣。步枪、子弹、手榴弹、干粮袋，还有我的日记本和诗集，这是我全部的装备。我把父母的泪痕和牵挂留在了身后，我把心爱的书籍交给父亲代为保管。我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。我在人民解放军中的职务是某师文艺工作队队员和文化教员，我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生活在基层连队。

野战第28军第83师文艺工作队是连级的建制，人数最多时有200多人。一部分成员是上海解放后从当地文艺团体参军的大学生，大部分则是像我这样福州解放后加入部队的学生。后来文艺队整编，我被分配到连队，直至复

员。在文艺队，我被安排在编导组。我开始为适应需要写简单的演出材料：短剧、对口唱、快板、数来宝和歌曲等。这是平时。遇到行军或战时，我的任务是行走在队列中用扩音器以歌声和口号鼓舞士兵。

这样，我原先所学习和创作的文学被“搁置”。我那时做的是最普通、最基层的文艺普及工作。文艺为人民服务，文艺为士兵和基层服务，这就是我当时所受到的革命文艺的启蒙与认知。我于是了解和领悟，当时文艺方针中的“普及”或者“思想性”，较之“提高”或者“艺术性”为什么总是“第一”而非“第二”这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。

在连队，我的职务是副排级。那时的士兵，大部分来自解放了的农村，一部分来自“解放战士”，他们大多都是文盲或半文盲。我的任务是教他们识字和普及最基本的文化。办墙报、教唱歌、组织周末的连队晚会、写通讯报道等，都是我的日常工作。

南日岛，现在从地图上看，像是撒在兴化湾上的一串明珠，当时却是残酷的战场。在一次与十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中，我所属的步兵第249团一个加强连的几位战友牺牲了。南日岛告急！战斗就是号令，我们匆匆收拾识字课本和黑板，日夜兼程奔上了南日岛。统共十几个村庄的小岛，一下子住进了一个加强团。渔民们拆卸门板，让出来就不宽绰的住房给部队住。我们的工作是在挖坑道，死守阵地。

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，迫使我们把向南进军脚步锁定在了那一年。那一年，那一日。70多年过去了，祖国尚未完全统一，这仍然是举国心头之痛！

南日岛，记得有一块我常常坐着读诗写作的巨石，记得巨石背后就是我当时驻守的村庄——那时战事危急，一过经年，居然不记得村名。以后几次登岛寻觅记忆，只有海鸥戏吻浪花，只有躺着牺牲士兵的碑石屹立无语。往事悠悠，虽然不留丝毫痕迹，但我曾经患难与共的村庄深深刻在心头。

转眼到了1955年，我奉命复员。记得是连里的司务长陪我吃了一顿告别饭，我领了300多元复员金，回到家乡福州。房舍犹在，父母老了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我投书寻求职业，石沉大海，于是我决心投身高考。

老屋背后有一座梅花山、一片梅林。冬日梅花盛开，冷香氤氲，很是迷人。我约了也想同时应试的一位中学同学班同学（他也参军了）一起复习功课。全部的高中课程，我们自学完成。填报志愿时，我坚持“非北大莫属”，代他填写志愿：北大、北大，第三还是北大！结果我们同时被北大中文系录取，还是同一个班，学号也是连着的。

如同当初选择军旅生涯而誓不回头的决绝，我选择北京大学也是同样的决绝。1949年和1955年这两年的同一天子——8月29日，是我人生两次重大的日子。第一个“8·29”，我投笔从戎；第二个“8·29”，我负笈北上——我无悔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！1955年至1960年，大学本科5年，1960年以后，直至离休，以至于今，我的经历只有“北京大学”4个字。

一生只做一件事，一件事用尽一生的心力。这是我对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。在大学，我学业平平，有一点勤勉，也有一些悟性，但终究只是一个庸常之人，而学问却总是认真地做。我在学问上的“发言权”，是用一生的经历、阅读、积累、辨析和思考取得的。



青春无悔(中国画) 王利军作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5334期

离云很近，离家很远

■李国涛 孙梁 张照杰



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恰似一把弯刀，斜倚在祖国西南边陲。刀把在西北，刀尖在西南，碎云坡隐秘于刀身弯处、云端之中。碎云坡上，冰封雪裹，风将浮雪吹起，雪山与白云交融，难解难分。身临其境，总能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：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。雪是天空揉碎的云，云是风儿扬起的雪。碎云坡，诗意的名字由此而来。

驻地之初，碎云坡上没有通信基站，几乎与世隔绝，官兵的手机无用武之地。天空放晴时，偶尔大风刮来一丝2G信号，便引得大家欣喜若狂，可还没等拨通电话，信号又随风而去。

那年，一纸命令，连长裴子凯带领官兵上山驻训。临行前夜，他向妻子委婉表达：“我上山去了，山上没有信号。”妻子隐约明白其意，但思夫心切，她每天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打电话、发信息，都希望得到回应。遗憾的是，奇迹并没有发生。

一个月后，裴子凯下山办事，进入信号覆盖区，手机立即闪出20多条信息和10余个未接电话。但碎云坡的情况，他只字未提。休假回家，裴子凯才说明了“失联”缘由。

通信不畅，爱不断线。妻子建议裴子凯写信，她想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联络感情。裴连长刚开始将其当作任务，后来竟养成习惯。每到夜深人静时，他便悄悄把心里话写进一张张彩色的信笺。大雪封山，书信同样不方便寄出。裴子凯前前后后写了50多封信，他把书信藏进行李箱，准备休假时“打包”回家让妻子过目。和书信放在一起的，还有一枚金灿灿的三等功奖章。2019年，裴子凯参加“陆军边海卫士-2019”比武竞赛，夺得军官综合评比第二名，年底荣立二等功。“军功章有妻子的一半”，这是属于边防军人的爱。

受裴连长的影响，驻训分队中好些官兵也“返璞归真”，用书信表达思念。

去年春节前，官兵都给人家寄去信件、明信片。等家人收到来自边关的新春祝福时，大多已在元宵节之后。

书信的速度，比不上云朵飘移的速度，这让一些官兵的心上人有些等不及。上等兵格戎曲批入伍前是四川理工学院的学生。他与女友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都是同学，缘分将两人联结在一起，懵懂的感情伴随两人的成长，成了难舍难分的爱情。

初上碎云坡，格戎只能与女友书信交流，俩人在信中道相思、诉衷肠。除了充满爱意的文字，女友还在信里夹带了自己的一缕头发。“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”故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，也定然是一段佳话。可即便是青梅竹马般的爱情，也难以拉近天涯海角般的距离。距离太远，书信太慢。断断续续的电波一点一滴侵蚀着爱情城堡，俩人慢慢走到了“吹灯”的边缘。

“如果云知道，想你的夜慢慢熬，每个思念过一秒，每次呼喊过一秒……”好长时间，格戎手机里循环播放着歌曲《如果云知道》。

去年8月，碎云坡上联通4G信号，官兵们可以尽情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。格戎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女友电话，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她。没想到电话那头的语气冷如坚冰，最后期待中的甜蜜情话变成了“分手快乐”。

那晚，格戎辗转反侧，彻夜未眠。他脑海中闪出各种假设：“如果我没有当兵，而是和她一起打拼……”“如果我在大城市，交通便利，通信畅通……”“如果她来碎云坡看一看，或许能够理解？”黎明时分，格戎坚定了自己的初心：“如果时光倒流，我还是会选择穿上军装。”

格戎从小就向往火热军营，高考时因发挥不理想，与梦寐以求的军校失之交臂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在爱情和军装之间做出选择，而现实让这道选择题变成必答题。

爱情鸟难以飞越碎云坡。驻训以来，碎云坡上有多名官兵如格戎一样与女友分手。可提及儿女情长，他们说得很云淡风轻。

指导员士登旺扎感同身受。作为知心大哥，官兵的情感问题也在他的操心范围之内。他给大家分享过恋爱经验，还张罗着介绍相亲对象，可收效甚微。“单是‘高原’两个字就足以让一些女孩子敬而远之。”士登说，“更何况高寒缺氧、聚少离多这些敏感字眼。”

“现在谈恋爱不现实”“不想耽误女孩子”……这些“理性”的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。军中男儿也有情，他们常常眺望雪峰，将心事说给远行的白云。

网络联通外面的世界，幸福的烦恼随之而来。“儿子，你究竟在哪里？”“怎么前段时间一直没有你的消息？”上等兵孙坤的母亲一再追问。儿在边关母担忧。

“我挺好的，不用担心……”孙坤总是答非所问。报喜不报忧，是他到部队后学会的技能之一。他不敢确定父母能不能理解他和战友所处的环境。大学毕业入伍之前，他在老家当过协警，3个月的协警生活舒适安逸，至少父母知道儿子在哪里，在干啥。

“就算我说我在碎云坡，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。”孙坤补充道。碎云坡海拔4500米，这里离云很近，离家很远。中秋节，孙坤将战友一起过节的热闹场面拍成视频发给家人，并送去节日祝福。“爸妈，中秋节快乐！”当看到父母独自过节的画面，孙坤红了眼眶。

思念没有尽头，乡愁藏进枕头。中秋夜，孙坤伫立窗前，仰望彩云追月。白天有朵思念的云，它何时能飘过故乡的天空？

相比其他战友，上士秦永臻称得上是幸运儿。秦永臻的妻子刘雨去过碎云坡，她知道那里的情况。去年8月，秦永臻和刘雨在雪山之巅举办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。婚礼现场没有鲜花，却是掌声雷动、声震苍穹。作为第一个登上碎云坡的军嫂，刘雨也说不清楚丈夫驻训的具体位置，只知道去那里要走很长很远的路，爬很高很高的山。在那里，云儿被踩在脚下，飞雪不期而遇。

上碎云坡前，秦永臻曾预告知路难，建议不上去。要强的刘雨哪里听得进去：“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难？”刚开始她大步流星故作坚强，但爬悬崖天梯时，她实在吃力，不得不手脚并用。不到200个台阶的天梯，她足足走了1个小时。爬到山顶，这个倔强的成都妹子操着一口“川普”说：“还是有点累哈。”

秦永臻的头盔里藏着一个公开的小秘密。看过电影《战狼2》后，他借鉴男主角把照片放在衬衣口袋里的做法，将与妻子的合照贴在头盔里，想妻时就取下来看看。一时间，藏在头盔里的爱被战友传为美谈。

体验过碎云坡的苦，刘雨给予了丈

夫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“家里面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有空我还会来看你。”每次千里连线，秦永臻心里都是暖暖的。去年底，秦永臻中士服役期满，征求妻子的意见时，刘雨果断摺下“赞成键”：“你守边关我守家。”

碎云坡被公认为是全团最艰苦的地方，可令人费解的是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打报告要求调离，服役期满的官兵都争相留队。“没啥奇怪的。穿上军装，我们就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一句本不新鲜的口号，从上士李建红口中说出，竟有一番别样的味道。短短3年间，李建红从山城重庆到云南开远，再到峡谷边关，最后主动申请登上雪域之巅。经历繁华都市到苦寒之地的辗转，他最有发言权：“碎云坡虽苦，但苦得有价值，坚守云端，本身就是一种无上荣誉。”

李建红兼职碎云坡引水员，引水员是碎云坡特殊环境中产生的岗位。水源点在驻训点后方的冲沟里，雨季时是哗哗的溪水，雪季时是埋藏在暗冰下的一股细流。雪山引水工程颇具挑战。

在李建红倡议下，驻训官兵从山下背来20多袋水泥，就地取材从冻土中抠出石块，砌成一个能储2吨水的蓄水池，一举解决了冬季放水水流不够的问题。可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，让引水管结冰顽症一直没能攻克。李建红曾向战友龙广取经，用开水浇管子消冰，但200米长的水管，常常是还没等全线疏通，又被冻上了。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后来每次供完水，为避免残留水结冰，李建红都要分段把引水管里的水吸干排空。久而久之，他练出了惊人的肺活量。

担任引水员，个中辛酸李建红最能体会。有一次，供水中途停止，他沿着水管一路排查。快到水源点时，他左脚踩滑，右手大拇指根部一下子磕在冰冷的尖石上，划出一道4厘米长的口子。神奇的是，由于温度太低，鲜血竟然被冻凝了。见蓄水池出水口被一根枯木堵住，李建红一头扎进水池，用冻僵的双手取出枯木，“生命源泉”才得以顺流而下。

偶有空闲，李建红最大的快乐便是翻开手机相册，看看父母妻子的照片缓解思念之情。除了家人的照片，李建红的手机里还有好些风景照。作为军营拍客，蓝天、白云、雪山都是他的取景对象。在他眼中，碎云坡上的天空最蓝、云朵最美。

红枣的滋味

■廖天琪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小雪一过，天空日渐辽远清逸。我收到阿玉从陕西寄来的榆林红枣，心情同这高远的晴空一般明澈。

阿玉是我的大学同学。入学报到那天，在排着长队的同学中，有人拍了拍我的肩。我回头一看，一个小个子男孩站在我面前。她和我一样，都背着一只军用水壶。这样的装束在时下的年轻人当中，算是品位独特了。水壶备注了我们的出身，我们俩相视一笑，从此成了好朋友。

阿玉的父亲也是军人，她从小的愿望是当一名军医，可高考时发挥得不好，没能进入部队医学院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俩几乎是惺惺惜惜了。

大二的一天，学校开会动员大学生参军。散了会她就来找我，我俩一拍即合。那天晚上，在学校操场边，她像个男孩子一样，盘腿坐在座椅上，充满向往地说：“如果能当兵，我一定是那个跑得最快的兵！”对了，阿玉跑得很快。在学校春季运动会上，她把一头秀发扎成高高的马尾，在操场上健步飞奔的身姿吸引了好些同学。

第二天我们一同去报名。排在长长的报名队伍里，我们又一起憧憬着，最好能去同一个部队。可是，没想到，体检的前几天我为校广播室加班写东西，也许是累了，头晕发作，在体检时被刷了下来。

阿玉如愿去了部队，被分配到一个远离城市的大山里。一个月后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大包特产：榆林红枣。

纸箱子一打开，一股浓烈的枣香扑面而来。枣子个个足有鸡蛋大小，红艳艳，光滑滑，皮薄肉厚，轻轻咬上一口，甘美醇香。

阿玉寄来了红枣，手机里还发来了她的入伍照。一头秀发剪得短短的，齐